

秋之殞

梁晓声

男，中國當代著名作家

一九四九年生於哈爾濱市，祖籍山東榮城

一九六八年赴北大荒

「接受再教育」

一九七四年被推薦到上海

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習，三年後分配

到北京電影製片廠任編輯

一九七九年開始創作，

著名代表作有

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、今夜有暴風

雪、雪城、父親、母親、從復旦到北影、

京華兒聞錄、一個紅衛兵

的自白 等。

多部作品被搬上影視或

譯成外文。

一次獲全國短篇小說獎

獲其文學獎多次

最佳兒童片等

部分作品譯成多種文字出版



梁曉聲

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新作大係

秋之殫

解 渴

華 藝 出 版 社

HUAYI PUBLISHING HOUSE

京新登字 124 号

秋 之 殒

著 者：梁晓声

出版者：华艺出版社（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南
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）

印刷者：九九一厂

发行者：华艺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：787×1092 毫米 1 / 32

印 张：10.5

字 数：185 千字

版 次：199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00001-10000 册

书 号：ISBN7-80039-555-3 / I · 237

定 价：4 · 90 元

出版说明

改革开放以来，在“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文艺方针指引下，中国文坛又迎来了丰收的金秋季节。众多文艺界的老将新兵，以勃发的创作热情，推出一批展现改革风貌、讴歌时代精神，同时在创作手法上刻意求新的优秀作品。为了展示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貌，我社将出版《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》，陆续推出当代中国文坛新老名家的近作。该套丛书均选收中、短篇小说，每位作家一集，每集约十五万——十八万字。面向大陆及台、港、澳、海外华人读者。

我们真诚期待文学名家，包括台、港、澳及海外的中国作家，将各自的佳作奉献给钟爱各位和各位作品的广大读者，共同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做出贡献。

华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七月五日

F155/27

序

夏衍

文学是人学，人的生活、思想、感情——和反映这种生活的文学，不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变革的影响。中国新文学，就是在这个沸腾的变革时代中成长起来的。

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二年中，中国新文学有过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：一是五四之后，二是三十年

代中期，三是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，四是五十年代前半期，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也就是改革开放时期。

改革开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，党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，“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，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”，这样，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，文艺界在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，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局面，出现了许多年轻作家，写出了数量可观，为各阶层人民欢迎的作品。文学是特定时代、特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，它不可能不受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制约，时代变了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在变革之中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，人的思想、感情、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、创作方法，以及他们各自的风格，也不可能遵循过去的模式而有所创新，有所探索，这看来也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。

到现在，改革开放还只有十二、三年，要对这段时间的文学作出定性的论述，显然是为时过早，但是，在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过来人看来，有两点是可

以肯定的，一是这些作家敢说真话，敢于冲破文学上长期存在的清规戒律，接触到了当今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相当敏感的问题，所以这十多年来的作品题材广阔，风格多样，这和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作一比较，进步是非常明显的。但是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，当今的中青年作家都是在世界和中国的政治、经济格局大转折、大变革的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，举例说，今年三十岁的青年，是一九六一年出生的，这是“三年困难”开始好转的一年，但是当他正要上小学的时候，“文革”就开始了，从六岁到十六岁，他们的儿童和少年时期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动乱苦难中度过的，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，他们才十八岁，按此标准，今年五十岁的人，当时也才是三十八岁，他们一方面不象我们一代那样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受过正规的教育，另一方面他们都经受过比战争年代更残酷的磨练折腾，由于此，当今中青年作家的作品，还不能象前辈作家——茅盾、老舍那样成熟，也可能他们的作品有一点涩味，乃至越轨，我看这也是时代和社会大动荡时期的一种难于避免的反映，因为，这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“初级阶段”。

振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，我们寄希望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作家，对他们的要求可以严格一些，但不应该求全责备，拔苗助长。人们需要严师，也需要益友，严师益友有一个共同的目的，就是鼓励青年人振作精神，奋发前进，而决不是使他们无所适从，仓皇失措。由于此，我认为出一套丛书，让更多的读者，更多的文学评论者能看到这代创作旺盛的中青年作家的面貌，了解他们的心态和脉搏，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，是很有益处的。

在当前出版界遇到不少困难的时候，华艺出版社能一举出版这一些中青年作家的作品，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壮举。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和魄力。这一辈作家中有的我的朋友，有的则知名而不相识，有些作品我看过，当然，对一个年逾九旬的人，要通读全套丛书，是不可能的，我把振兴文学的希望寄托于年轻的这一代和下一代，因此，写一点感想，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助威呐喊，祝愿他们为繁荣文学创作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

作 者 的 话

这一册集子里，收入了我一九八八年后的几个短篇和几个中篇。目前出一册国内作家的集子，不赔钱的情况是极少的。华艺的厚爱，近乎“见义勇为”。

八八年后，我并非只写了这几篇。但某些作品，反反复复，选来选去，最终还是决定不选入了。那原因是种种的，不说也罢。唯一不安的是，它稳妥倒是稳妥了，却觉得有些单薄。这序，就不知自己该说什么。内心里不无愧作。如果书价适当，或许还算对得起买它的人那一种关照？

华艺的编辑们都是很负责任的。为它的出版尽了不少力。愿以后仍有合作的机会，并可望选入成册质量再好些的集子……

一九九一年九月十六日于北京

《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》

编 委 会

主 编：孙 波

副主编：杜建业 金丽红

编 委：孙 波 杜建业

金丽红 黎 波

曹华益



作者近照

梁晓声

目 录

序	夏衍(1)
作者的话	(5)
同 学	(1)
中转站	(22)
失 聪	(32)
秋之殡	(83)
灭 顶	(134)
诉 苦	(210)
捕 鳉	(218)
老 师	(245)

同 学

同学中，我老想一旦就忘却了的，最是那个杨文林。那个情急时口吃得涨红了脸说不出话的杨文林……

中学同学其实并没有同过学的什么特殊意义，然而往往系成一辈子的关系。人际最初的一环。

杨文林是我的中学同学。

二十二年前我俩一块儿下乡。

当年我是班里的“勤务员”，他也是。

当年有种很动听的说法——“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”——中学里的班干部，顺应地也被称为“勤务员”。如今越琢磨越别扭是不是？嗨，勤务员——好象大大的长官喊小马弁似的。

当年班长和团支部都“靠边儿站”。当年太了得的同学都争先恐后去当红卫兵组织的头头。所以当年班里的老好

人儿我和老好人儿杨文林，就荣幸地被选为“勤务员”。

到了“中央文革”不想继续鼓励和放纵红卫兵造反的时候，我们才有了真正“意义重大”的革命工作可做——动员同学们下乡。

×××，你下乡吧，这可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呀！

你们呢？你们就留在城里继续闹革命吗？

不管多么伟大的战略布署，由最小最小最小的“勤务员”我和最小最小最小的“勤务员”杨文林推行，不遗余力，也是推不大动的。

后来我俩一合计，干嘛费劲不讨好哇！不就是上山下乡吗？“红后代”连死都不怕，还怕上山下乡吗？

于是我俩一块报了名。

多亏我俩报了名，否则，全校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同学，就是一队“娘子军”了……

先坐火车，后坐卡车，再后坐马车，历时两天两夜，从城市到了北大荒，到了团部。

大喇叭里喊：“有特长的同学，请下车，团部门口集合！”

杨文林说：“下车！”

我说：“咱俩下车干什么呀？”

他说：“咱俩有特长啊！”

我说：“咱俩没特长呀！”

他说：“怎么没有？你是班里的象棋比赛第三名。我口

哨吹得好。新年联欢会上给女生小合唱口哨伴奏过，你忘了？我俩当然算有特长啦！”

我觉得他的话不无几分道理，蹦下马车，扛上行李，跟在他后面去集合，却没他那份自信。

有特长的还挺多。顷刻集合了好几十。

团部的一位干事，或者是参谋，逐个儿问有什么特长。问到杨文林，他矜持地回答：“吹口哨”。

人家再什么也不问，只说：“那边儿去！”

他反问：“哪儿边呀？”

人家说：“哪儿来的哪儿去！”已问别人了。

他怔了一怔，急又问：“你你你让让我，让我，让我回城市去吗？那你，你给我开，开个证……证明……证明……是你……你……让我……回……回……回……”

人家被他逗乐了，说：“别想那么美妙的事儿！我是叫你回到你坐的马车那儿。你就是那个连队的啦！‘连队’到哪儿，你得跟到哪儿！至于你吹口哨的特长，也许你们连队以后有需要你一下的时候……”

自以为有真特长之特长的些个男女知青，全都笑得东倒西歪。

人家接着问我有什么特长。

不待我开口，被笑得懵懵懂懂的他，抢着替我声明：“他是象棋季军！”

“什么……军？……”

人家被他唬住了。

“也就就就是第第三三名!”

他又急了。

人家看他急成那样，不好再笑他，郑重地说：“别急别急，慢慢说慢慢说。只要真有特长，谁都不埋没!”安稳住他，转问我：“你真是第三名？也就是他说的那个什么军?”

不但郑重，而且相当严肃。

我刚来得及点一下头，杨文林又迫不及待地替我吹嘘：“没没错儿！后来我们班的冠冠亚军都，都，都调重……重点中学去……去了……他、他、他……就是……就是全班第一！……”

他倒一点儿也不为自己感到委屈，分外的替我担心，唯恐我的特长被忽视。

“你是你们班的第三名?”

人家强忍着笑。

我说：“是的。”

当年我们都把自己看成饱经沧桑的大人，该说“是”的时候，从不仅仅说一个“是”字，而要说“是的”。

“那么你也那边儿去吧!”

自以为有真特长之特长的男女知青，又一次全都笑得东倒西歪……

“你们连长是全团象棋比赛第三名，以后你赢了他，再来找我!”——人家还给我留了点希望。

我气得拔腿就走。不是生人家的气。没理由生人家的气。是生杨文林的气。有时候他那种自信，明明使你觉得

不那么可靠，还是很能影响你。

轮到他跟在我身后走了。一边走一边嘟哝：“不……识货！……”

也好，从此我俩在一个连队就没分开过。最初我当班长，他是我的战士。后来他当上了排长。我是他的“一班长”。

“一班长”或“排长”，比“勤务员”之称呼，对我俩又有很大新鲜感。我们沾沾自喜，足见我们当初心理上仍是孩子。日久天长，我们彼此甚至极少有叫名字的时候了。偶尔直呼名字，反觉得失口了似的。

“一班长……”

“排长……”

整天互相这么称呼，最初的新鲜感也就没了。习惯，倒是渐渐都习惯了。而任何一种习惯的形成，其实都是以失掉原先的什么为代价的。当年我们并不能明白失掉的究竟是原先的什么。只朦胧地觉得互相间有什么的确在失掉着而已。

他的吹口哨的特长曾被讥笑使他耿耿于怀。连里组成“文艺宣传队”时，他毛遂自荐。因为他是排长，大家不好意思打击他的积极性。尽管都认为他丝毫没有文艺细胞，还是破例批准他当一名“编外”队员。全团文艺宣传队调演，台上姑娘载歌载舞，他站在侧幕情不可捺，擅自吹起响亮的口哨“伴奏”。政委总结时予以批评，认为太不严肃，坚决命令取缔这一种“伴奏”形式。